

愛日精廬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二

子部

醫家類

靈樞經十二卷

元至元刊本

王冰僞托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 目錄後有至元己卯古林胡氏新刊一條卷一後又有至元庚辰菖節古林書堂印行兩行

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七卷

抄本 徒道齋本傳錄

周盧國秦越人撰

宋臨川晞范子李駢子埜句解 隨句

箋釋故云句解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莫若兵與刑然兵刑乃顯然之生殺

人皆可得而見醫乃隱然之生殺人不可得而見年來妄一男子耳不聞難素之語口不誦難素之文謹稱醫人妄用藥餌莫之於尺寸之脉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於輕重之劑有甚於輕重之刑予業儒未效惟祖醫是習不揆所學嘗集解王叔和脈訣矣嘗句解幼幼歌矣如八十一難經乃越人授桑君之秘術尤非膚淺者所能測其秘隨句箋解義不容擇敬以十先生補註爲宗祖言言有詒字字有據必欲學醫君子口誦心惟以我之生觀彼之生自必能回生起死矣何至有實實虛虛醫殺之譏吁醫有生人之功如此豈不賢于兵刑之生殺哉時大宋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孟春臨川聯范子李駒子埜自序

黃帝八十一難經盧國泰越人所撰史記列傳曰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楊雄所謂扁鵲盧人是也假設問答以釋疑難之義凡八十一篇故謂之八十一難經醫經之興始於費帝故繫之黃帝焉以明其義皆有所受之而非私智曲說也今世所傳雖有呂廣楊元操註釋皆淺陋闕畧而又汨之以異端之說近代爲之註者率多蕪雜無足觀焉是故難經奧旨闇而不彰醫者莫能資其說以施世也余讀其書輒妄意古人言爲之義解又于終篇撮其大法合以素問論而圖之而陽元操之註有害義理者指摘而詳辯焉然後切肝之綱要粲然可觀醫者考之可以審是非而闡形說矣

傷寒論注解十卷

是易金刊本

張仲景述王叔和撰次金成無己注解

夫前聖有作後必有繼而述之者則其教乃得著于世矣醫之道源自炎黃以至神之妙始興經方繼而伊尹以元聖之才擬成湯液俾黎庶之疾癥咸遂蠲除使萬代之生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液爲傷寒卒病諸十數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晉太醫令王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叙得爲完秩昔人以仲景方一部爲眾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千有餘年不墜於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躡究後雖有學者又各

自名家未見發明僕忝醫業自幼徂老耽味仲景之書五十餘年矣雖粗得其門而近升平堂然未入於室常爲之慨然昨天春間西樓解后聊攝成公議論該博術業精通而又有家學注成傷寒十卷出以示僕其三百九十七法之內分折異同彰明隱奧調陳脈理區別陰陽使寒裏以昭然俾汗下而灼見百一十二方之後通易名號之由彰顯藥性之主十劑輕重之攸分七情制用之斯見別氣味之所宜兩端之所適又皆引內經旁牽衆說方法之辨莫不允當實前賢所未言後學所未識是得仲景之深意者也昔所謂僅然者今悉達其奧矣觀其書誠難默默不揆荒蕪聊序其畧時皇統甲子歲中秋日洛陽嚴器之序

張仲景所著傷寒論聊據成無巳爲之註解言意簡詣援  
引舊注述本仲景之旨多所發明非醫家餘書傳釋比未  
及刊行而成君不幸去世此書間關流離積有數年竟自  
致予退翁先生若成君之靈宛轉授手然退翁既愛重其  
書且遺舊註之淺陋無駁也遂欲大傳於世顧其力有所  
不贍又不忍付非其人苟以利爲也每用鬱悒事與願違  
仰仰造紀近因感念慨然謂所知曰吾年逾從心後期雖  
必誠恐一旦不諱因循失墜使成公之志湮沒不伸吾亦  
抱恨泉壤矣遂斷意力爲之經營購募有所不避歲律迄  
周功始克究隣是書之成也成君得所附託退翁私頤豐  
畢相與不朽矣此其所及屬予爲序歟不然則退翁清節

素著其筆耕餘地足樂終身豈以遲暮之年遑遑然爲庶人計哉退翁道號也姓王名鼎字大來詩筆之妙莫不推仰至於內行過人世未必盡知也大定壬辰重陽日承議郎行灑池令魏公衡序

古有言曰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傷寒之書莫出於仲景蓋仲景之書意深理奧非夫明經絡曉運氣達藥性於運氣之用者則莫得而擬議也如晉之王叔和止鉉次而已唐之孫思邈亦間或引用而必欲尋其發明之意皆不可得矣又如宋謝復古之注則疑信未明朱奉議之集則簡略不備今者馮鑑成無己先生注解內則明人之經絡外則合天之運氣中間說藥之性味深造運氣之用錯而綜

之以釋其疑也是仲景之意較然大著噫若先生早生於  
世或特使向之注集者閑筆抑亦使病者不致橫夭百數  
年間可勝計哉今此書既已鏤板好事君子宜探其命工  
刊行之本意焉無忽爲幸大定壬辰九月望日武安布衣

王緯序

此書乃前宋國醫成無己注解附十餘年方成所謂萬全  
之書也後秀才權貴挈居臨潢時已九十餘歲矣僕曩緣訪  
尋舍弟親到臨潢寄迹鮑子驛大夫書房百有餘日日擊  
公治病百無一头僕嘗求此書公云未經進不可傳旣歸  
又十七年一鄉人自臨潢遇恩放還首遺此書不覺驚歎  
復自念平日守一小學於世無毫髮裨益欲力自刊行竟不

能就今則年逾從心晚景無多兼公別有明理論一編十五年前已爲邢臺好事者鏤板流傳于世獨此書沉墮未出僕是以日夜如負芒刺食息不遑遂於辛卯冬出謁故人以干所費一出而就何其幸也或曰非子之幸世之幸也醫者得以爲矜式好事君子得之亦可與醫家商畧使病人不伏枕而愈乃此書駕說難索之功也於世豈小補哉大定壬辰下元日冥飛退翁王鼎後序

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十二卷

附刻抄本

晉元晏先生皇甫謐集 後有熙寧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進呈卷聖旨鏤板施行一條後列富弼趙抃等銜名末有題識云正統六年琴川永惠堂俞氏家藏

新刊王氏脈經十卷

是書元刊本

刑部員外郎撰副都御史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秘閣判登聞檢院  
上叢軍臣林億等類次 目錄後有天歷庚午誠廣勤業

氏刊木記

林億等校定脈經序曰臣等承詔典校古醫經方書所校  
醫中脉經一部乃王叔和之所撰集也叔和西晉高平人  
性度沈靖尤好著述博通經方精意診處洞識修養之道  
其行事具唐甘伯宗名醫傳中臣等觀其書叙陰陽表裏  
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  
八脉以舉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病若綱在綱有條而不  
紊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爲主詳悉咸可按用其

文約其事詳者獨何哉蓋其爲書一木黃帝內經間有跋  
畧未盡述而又補以扁鵲仲景元化之法自餘奇怪異端  
不經之說一切不取不如是何以歷數千百年而傳用無  
臺疑之失乎又其大較以謂脉理精微其體難辨兼有數  
候俱見異病同脉之惑專之指下不可以盡隱伏而乃廣  
形證虛實詳明聲色玉相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故得  
十全無一失之誤爲舉不疑然而自晉室東渡南北限隔  
天下多事於養生之書實未皇暇雖好事之家僅有傳者  
而承疑習非將喪道真非夫聖人曷爲釐正恭惟主上體  
大舜好生之德甄神禹叙極之文旌錫福之良心鑒慎疾  
之深意出是古書俾從新定臣等各殫所學博求眾本據

雜爲醫去取非私大抵世之傳授不一其別有三有以隋  
巢元方時行病源爲第十卷者考其時而繆自破有以第  
十分上下卷而撮諸篇之文別增篇目者推其本文而義  
無取捨是二者均之未覩厥真各秘其所藏爾今則考以  
素皇九疊靈樞太素雜經甲乙仲景之書并千金方及異  
證脈之篇以核之除去重複補其脫漏其篇第亦頗爲改  
易使以還相從仍舊爲一十卷總九十七篇施之於人俾  
授卷者足以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無待飲上池之水  
矣臣等謹上

王叔和自序曰脈理精微其體難辨絃繁浮芤轉轉相類  
在心易了指下難明謂沉爲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爲遲則

危殆立至況有暋候俱見異病同脈者乎夫醫業爲用性  
奇所繫利鵠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俟形證一毫有  
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間  
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遂令末學昧  
於原本執茲偏見各逞已能致微疴成膏肓之變滯固絕  
援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陀經論要  
訣合五十卷百病根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  
備其王阮傳叢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數錄誠能留心  
研窮究其微頤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天機矣

天地以生物爲心故古之聖賢著書立論教人以醫而濟  
人之生也得其書而自秘者豈天地聖賢之心乎夫治病

莫重於明脈脈法無出於王氏脉經之爲精密口堂口口不願自秘先以針灸資生經梓行矣今復刻脉經與衆共之庶以傳當世濟人之道其無負古人著書之意云時天歷庚午仲夏建安葉日增誌於廣勤書堂

郡齋讀書志曰王叔和脈經十卷布晉王叔和撰按唐甘宗伯名醫傳曰叔和西晉高平人性度沈靜博通經方精意診望尤好著述其書纂岐伯華陀等論脈要訣所成較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疴織悉具備誠可按用凡九十七篇皇朝林億等校正

太平聖惠方卷本三

宋刻本

王懷隱等奉勅撰 原本一百卷今存眼齒兩類三卷  
考數經書賈列改妄填一二等字原書卷第不可考矣  
補齊讀書志曰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右太宗皇帝在潛邸  
日多著名方異術太平興國中內出親驗者千餘首乃詔  
醫局各上家傳方書命王懷隱王祐鄭彥陳昭遇校正編  
類各於篇首著其疾證淳化初書成御製序引

直齋書錄解題曰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太平興國七年詔  
醫官使尚藥奉御王懷隱等編集御製序文淳化三年書  
成

聖濟經十卷

明月本卷十至十一抄補

宋徽宗御撰辟雍學生照武吳灑注 分十篇四十二章

荀子論語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俱著錄近則久無傳本此本從昌美堂書坊殘書中搜得之闕卷七至十四士禮居藏有舊抄足本介何君夢華假錄四卷始爲完書云

徽宗御製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不問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待出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人生其間繇于陰陽復于四時制于五行平則爲福有餘則爲禍淫則爲疾惟非數之所能盡而獨立於萬形之士非物之所能制而周行于萬有之內爲能以道御時以神用數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昔者黃帝氏蓋體神而勇乎道者也問道於廣成見大塊

於具茨而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垂衣裳作苦契造甲子定  
律歷所以成天下之亹亹者雖若風后力牧常先大鴻臚  
令承教之不暇而不可跂及然且嘆世德之下衰憫斯民  
之散朴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至  
於逐妄耗真曾不終其天年而中道以夭迺詢岐伯作爲  
內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言與典墳相爲表裏而  
世莫得其傳至魏爲博士流此與謂易爲卜筮者何異朕  
甚悼之自繼述以來競競業業夙夜不敢康萬機之餘紬  
繹訪問務法上古探天人之原性命之理明營衛之情  
濁究七八之惑衰辨逆順鑒盈虛爲書十篇凡四十二章  
名之曰聖濟經使上士聞之意契而道存中士攷之自華

而撫實可以養生可以立命可以躋一世之民於仁壽之  
域用廣黃帝氏之傳豈不美哉嗚呼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至活末疾雨淫腹疾陰陽之遠外傷其形有如此者意傷  
於憂悲而支廢魂傷於悲哀而筋舉魄傷於喜樂而皮槁  
志傷於恚怒而不能俛仰情爲之感內傷其真有如此者  
積勞成損積損成衰患固多藏於細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益止於畎澗而損在子尾閭戒之慎之疾成而後藥神醫  
不可爲也若乃推行道術輔正而去邪立學建官羣多士  
而教養廩無告救病苦而嗟其亡沒則布之政令載在有  
司此不復叙

郡齋詩書志曰鵠製聖濟經十卷右徽宗皇帝所製也政

和九年五月十一日詔頒之天下學校九月二十四日大  
司成李邦彥等言乃者從侍臣之請令內外學校課試於  
聖濟經出題臣等竊謂今內經道德經既已選博士訓說  
乞更以聖濟經附二經兼講從之

重校證活人書十八卷

聖昌宋刊本

朱肱撰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十八卷與此本合郡齋  
讀書志及進表皆云二十卷未詳孰是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  
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爲兩卷  
會卒難檢耳及至灘陽又見王先生云活人書京師成都  
湖南福建兩湖凡五處印行借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

取繕本重爲參詳改一百餘處及并證與方爲一卷因命  
丁于杭州大縣鑄版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檢閱  
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爲改證使人讀誦廣  
說流布不爲俗醫妄投藥餌其爲功德獲福無量政和八  
年季夏朔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

進活人書表曰臣聞鍾山非矯幽人躡屩於深林衡岳雖  
遙志士獻書於北闕蓋行藏之有徵非狂狷所能知中謝

伏念臣出自蔀屋之微嘗奉大廷之對昔爲冗吏今作閑  
人乃因三餘著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述長沙經  
絡之文詮次無差搜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亘古及  
今實未曾有載在簡冊圖之丹青思欲膠口而不傳大懼

利三百無益恐先剝露虛棄寸陰學古入官既無裨於國  
論傳施濟衆庶或廣於仁風伏惟皇帝下經緯之文出  
自天縱紀綱之治成於日躋疆宇開拓於版圖弦歌洋溢  
乎天下棲辭內景屬意生民收拾人材凡片善才長皆有  
所用勤劬民隱雖沉疴垂老各安其居玉燭蒼天以流離  
朱草撫廷面委積善恩滂蕩溫詔丁寧致茲丘園一介之  
愚亦効涓埃萬分之助歲明大道敷奏彌文楊雄所懷以  
報章蔡澤沒齒而無愧重惟道途修阻巾笈護持未免客  
嘲焉令鬼泣歎因果之有在茲俯仰而不慙憊合宸衷自  
鑿與議特羈縻於丹籠徒景仰乎公車謹遣男遺直賚臣  
所撰書一函入策共二十卷躬詣檢院投進以聞委有觀

采伏乞宣付國子監印造頒行如臣學植淺陋違戾於經  
則乞委官參詳然後布之天下以福羣生臣無任干天冒  
聖教仰屏營之至政和元年正月一日奉議郎致仕臣朱

肱

謹上

謹啟

鴻齋讀書志曰南陽活人書二十卷右皇朝朱肱撰序謂  
吳長沙魯寒蓋其言奧雅非精於經絡不能曉會頃因投  
閒設其對話補苴綴輯僅成卷軸作於己巳成於戊子計  
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六字

直齋書錄解題曰南陽活人書十八卷刻奉郎直秘閣吳

其朱肱翼中撰以張仲景傷寒方論各以類聚爲之問答  
本號無求子傷寒百問方有武夷張藏作序易此名仲景  
南陽人而活人者本華陀語也肱秘丞臨之子中書舍人  
辰之弟亦登進士科

傷寒九十論一卷

舊錄本

已白沙許叔微知可述 先列病證後論治法剖析頗精  
是書諸家書目俱未著錄伏讀

癸巳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叔微書屬辭簡雅不諳於俗故明以來  
不甚傳布是則因傳本稀少故藏書家俱未之見歟陳振  
孫曰叔微有傷寒治法八十一篇未知卽此書否

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四卷

元至大刊本

建甯府通守錢聞禮撰 案至元嘉禾志紹興三十年  
梁克家榜有錢聞禮未知卽著是書者否前一卷爲傷寒  
解惑論宋瑞溪隱士湯尹才撰是書宋史藝文志文淵閣  
書目俱著錄分九十三類每類括以七言歌訣以便記誦  
注亦頗爲詳核

雜病有治法傷寒無定方蓋口口口變於俄頃非他疾比  
也精是技者曠千載惟張長沙一人孫真人著千金探頤  
鉤微亦特於仲景法推廣之耳宋宣和間朱朝欣奉進活  
人書及歸中途猶有餘論以是見盡美盡善爲難也雖然  
棄醫者心誠求之亦思過半矣神聖工巧則存乎其人湯  
氏晉公又作解惑論百問歌梨析條分使用藥者如執兵

捕寇明指其巢穴掃清之數君子之用心仁矣蓋朱公乃長沙太守之忠臣錢倅又朱朝奉之忠臣也繫人之生六氣不齊而七情汨之苟失其養則疾生焉世之醫者以數君子之心爲心善用其書使含靈不至夭枉同躋壽域其仁豈不博哉古肆刊書節畧舛訛藥方又闊繁最重者曹君仲立曰擊斯敝取而精刻之惟恐是書誤人之披閱也述其存心又數君子之忠臣矣可不謂賢乎仲立冀人隨其伯父遊宦江南撫其弟而教之不翅猶己子以慰其伯父地下之靈此尤人之所難能蓋薰陶唐氏之遺風其所漸深矣不賢而能如是乎予故樂書之且以敦薄俗云至大己酉臘月圓日武夷詹清子子敬序

解惑論之作非務新奇而沽世譽也一本於仲景之正經  
且仲景之書昔人以金匱名之其貴重如此無求子謂孫  
思邈未能詳仲景之用心夫如是豈庸人粗工能窺其務  
號哉愚因三餘將傷寒或兩證相近而用藥不同者或汗  
下失度而辨證不明者冷厥熱厥之異宜陽毒陰毒之異  
候其間錯綜互見未易槩舉輒修舉而別白之庶幾洞曉  
亦足以見解惑之深意焉乾道癸未中秋日龍溪隱士湯  
尹才謹序

張仲景著治傷寒一書極爲詳備議論精審處方平當  
後之醫家據是說以治療萬不失一華陀謂此書可以活  
人信不誣矣噫今之世所庸醫不究古聖賢所論陰陽虛

實治狀不明脈理不識病證以意測度妄投湯劑殺人者  
多矣得此論一儒者潛心醫術自仲景以下集諸家之  
善表而出之名曰解惑論俾醫者不失於謬誤病者不至  
於橫夭其傷寒治法之要妙又盡善矣余惜是醫世所未  
見故錄本川廣其傳此論豈止解惑乃治傷寒之指南也

清熙壬寅孟夏望日韓玉書

醫學啟源三卷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本傳錄

金易水潔古老人張元素著 元素有病機氣宜保命集  
傳本較多是書自敏求記外無著錄者金吾編輯金文因  
是書有闕泉張建一序購訪十餘年不獲甲申春讀士禮  
居舊目見有是書亟假歸錄副爲狂喜者累日

先生張元素濱古易水人也八歲試經童二十七薦義登科犯章廟謹出落於是怠仕進遂潛心於醫學二十餘年鑒記誦廣博然治人之術不出時右其夜夢人持柯斧長繫繫心間疑納書數卷於其中見其題曰內經主治備要駭然驚悟覺心痛以爲凶事也不敢語人自是心目洞徹便爲傳道軒岐指揮秦越也河間劉守真醫名貫世視之蔑如也異日守真病傷寒八日無下證頭疼脈緊嘔逆不食門人侍病未知所爲請潔古診之至則守真面壁不顧也潔古曰視我直如此卑也診其脉喻之曰脉病乃爾是利下某藥犯某藥味乎曰然潔古曰差之甚也守真遽然起曰何謂也潔古曰某藥味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散

也今脉云云當以某藥治之守真懇首大服其能一服而  
愈自是名滿天下潔古治病不用古方但云古方新病恐  
不相宜反以害人每自從病取方刻期見效藥下如投當  
時目之曰神醫暇日綱集素問五運六氣內經治要本草  
藥性名曰醫學啟源以教門生有醫方三十卷傳於世  
壬辰遺失不存所存者惟醫學啟源真定李明之門下高  
弟也請予爲序故書之蘭泉老人張建吉甫序

新刊惠民徑藥院方二十卷

元至元刊本

正御藥院編集案太醫一官歷代分隸門下殿中諸省  
及太常寺宣徽院元始別爲一署無所隸屬又別置御藥  
院掌受各路進獻藥品修造湯煎等事高鳴序曰提點太

醫榮祿許公鑑二三僚友取御藥院壬寅所刊方書板正其訛補其闕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壬寅爲蒙古太宗皇后尼瑪察氏稱制二年宋理宗淳祐二年也越二十五年至丁卯內許公爲之增補重刊分十七門凡一千七十二方卷五指榔圓下注泰和五年御直馮元童傳奉聖旨降到檳榔丸方一道便交合者卷七半夏利膈圓下注崇慶元年改作檳榔利膈圓卷九兩炒圓下注大安三年本院劉仲璣改用姜湯送下卷十酸棗仁煎下注興定五年權直長張古以藥稠難澆添酒半升卷十六載明昌貞祐間醫驗二事若是則此書蓋金源舊本而遞有增益者虞伯生承天仁惠局藥方序稱採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冀致

君產育寶慶方序稱掇取御藥院雜病方是此書在元代流布必廣有明以來傳本漸稀故自文淵閣書目外儲藏家絕無著錄者此本尙是至元舊槧首尾完善洵醫書中不易覩之秘籍也

聖朝以三代相生養之道域民於仁壽唯血氣之屬不能無病又立醫師掌醫之政令如周制而加詳焉醫之術固深大慨已效之方爲前人所寶藏者尤爲難得太醫提點榮祿許公概二三僚友取御藥院王寅所刊方書板正其訛補其缺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將宏肆流傳俾人人如在良醫左右余嘉其用心從而敘述之自仲景傷寒論論證處方之後後世以方爲書者無慮數百家至御藥院號稱

大備蓋裒集諸家之善而增損持擇雖湯液齊和昭然無  
纖芥時忤帝與黃帝內外經扁鵲八十一難相表裏其功  
用豈淺淺哉雲起太山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  
精英君子請以是觀之至元丁卯八月九日翰林直學士  
司馬高陽序

鍼灸圖書八卷

醫學元刊本

建安晉桂芳編

文淵閣書目著錄凡四種一曰流注

指微鍼賦金南唐何若愚撰集常山闡明廣注若愚明廣  
仕履俱未詳案序云近有南唐何公撰指微論又云近於  
貞元癸酉收何公所作指微鍼賦貞元癸酉金海陵王貞  
元元年也則若愚明廣俱金人可知賦後卽附闡廣子午

流注鍼經合三卷一曰鍼經指南一卷金寶傑撰傑字漢  
鄉肥鄉人宋金時有兩寶漢鄉同時同名而字而且同以  
醫顯金之漢鄉仕至太師卽撰鍼經指南者宋之漢鄉隱  
居不仕卽寶桂芳之父也一曰黃帝明堂灸經凡三卷一  
曰灸膏肓肺穴法一卷宋清源莊綽季裕撰宋史藝文志  
著錄合四種爲鍼灸四書凡八卷桂芳序後有皇慶壬子  
中元燕山活濟堂刊本記

鍼灸有却病之功其言信矣鍼必明其孔穴灸必定其尺寸  
孔穴明尺寸定則膏之上肓之下何患平厥疾之弗瘳  
歟在昔孫公真人有曰爲醫知藥而不知鍼知鍼而不知  
灸不足以爲上醫必也藥與鍼灸三者俱通始可與言醫

已矣余先君漢卿公以藥與艾見重於士大夫如雨嵒吳  
憲與以借補憲司官醫助教之職達齋游憲親爲書其藥  
室曰活濟堂至元丙子以來余挾父衛遊江淮得遇至人  
授以鍼法且以子午流注鍼經寶漢卿鍼經指南三書見  
遺拜而受之珍藏玩味大有進益且喜其姓名醫術與先  
君同也因是作而言曰南北有二漢卿姓同字同而爲醫  
亦是近北之漢卿得時行道鍼法精於八穴以愈疾名顯  
於世官至太師南之漢卿隱居求志惟以藥與艾推而積  
活人濟世之陰功由是觀之則信矣南北氣質之不同而  
達則爲相不達則爲醫亦其志之出處異矣今將而授鍼  
法已驗指南之書牛提舉所刊寶漢卿鍼經二本參究訂

誤補遺與子午流注鍼經及家世所藏清帝明堂灸經莊季裕所集灸膏肓穴法四者之書三復校正一新版行目是書曰鍼灸圖書樂與四方醫士共寶之凡我同志留心是書則藥與鍼灸三者並通庶可進而爲上醫之士亦可無負於孫真人之垂範歎謹書以紀此書之本末云至大辛亥建安後學靜齋贊桂芳序

清注指微鍼賦序曰竊以幼習醫業好讀難素辭理精微妙門隱奧古今所難而不易也是以針刺之理尤爲難解是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窮而通之積有萬端之廣近世指病真刺不移法皆多矣近有南唐何公務法上古撰指微論三卷探經絡之原頤針刺之理明營衛之清濁別孔

穴之部分然未廣傳於世又近於貞元癸酉年間收何公所作指微鍼賦一通叙其首云皆按指微論中之妙理先實取意之樞機復增多事凡一百餘門悉便於討閱者也非得難素不傳之妙孰能至此哉廣不度荒揣隨其意韻輒伸短說採摭纂經爲之注解廣今復採雖素遺文賈氏井榮六十首法布經絡往還附針刺孔穴部分鈐括圖形集成一義目之曰瀋注經絡井榮圖歌訣續於賦後非顯不肖之狂謬故明何氏之用心致念於人也自虛未備其善更俟明智行恐繙焉常山間明廣序

攝名氏鍼經指南序曰夫醫者以愈疾爲良其愈疾之理著妙乎鍼故知鍼者有治病之功立効之能且夫學鍼之

士工審有刺之莫經巨膽妄爲施設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要在定孔穴以精於心是以取神功而應於手信知除疴  
見於目下決病在於手中是以軒岐開端越人知要素問  
醫其與難經彰其妙況爲鍼者豈曰小補之哉謹題

針經指南序曰人受陰陽以生足一歲之日有三百六十  
肢節亦分三百六十有五穴象周天之度也若稽古神聖  
成天之功立民之命爰作鍼法鍼某穴療某病手得之心  
之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盧扁尙無此法罕傳余  
先人心友贊先生以鍼法活人甚多嘗著八穴真經演之  
爲論爲贊鉤注索隱披洩元蘊後學之士得此一卷口而  
熟讀之者思過半矣余於壬辰冬被旨來南遍歷閩中諸

都求其所謂鍼法者皆不獲舊篋中得先生之遺書敬用  
鑄模以廣其傳先生名傑字漢卿古洛肥鄉人官至太師  
以醫學傳於世云縣貞元元年歲次乙未良月成和郎福  
建等處官醫提舉燕山朱良能致之序

寶林先生指要跋後序曰望聞問切推明得病之源補瀉  
迎隨揭示用鍼之要予於是學自古迄今雖常覃思以研  
精竟未鈎元而索隱俄經傳之暇日承外舅之訓言亡了  
世紛續罹兵燹其人也神無依而心無定或痔之憎必奪  
百氣必衰兼方固以亂而隔殊藥物絕商而那得訪歷市  
而求方效不若死力排疾勢既已受教遂斂求師前後僅  
十七年主一二真箇輩後避屯於蔡邑方獲訣於李君名源

巨  
川斯人以鍼道救疾也除疾痛於目前愈擦疾於指下信  
所謂伏如橫弩應若發機萬舉萬全百發百中者也加以  
好生之念素無竊利之心嘗謂予曰天寶不付於非仁聖  
道須傳於賢者僕不揆遂伸有求之懇藹垂無吝之誠授  
穴之所秘者四十有三療疾而弗瘳者萬千無一遂銷諸  
心而著之猶矜持其困而扶其危而後除疼迅速若手帖  
破結浩矣如冰釋夫鍼者也果矣哉然念茲穴俞以或忘  
借其聲律則易記輒裁八韻賦就一編詎敢匿於已私庶  
其傳於同志巖次壬辰重九前二日題

無名氏明堂灸經序曰夫元黃始判上下爰分中和之氣  
爲人萬物之間最貴莫不稟陰陽氣度作天地英靈頭象

足模耳載五臟注之五岳九竅以布九州四肢分彼  
四時六腑配乎六律體觀同於日月呼吸猶若風雲氣血  
以類江河毛髮比之草木雖繼體於父母悉取象於乾坤  
貴且若斯命豈輕也是以立身之道濟物居先保壽之宜  
治病爲要寧曰有木病之力鍼灸有刲病之功欲除邪口  
信並益矣夫問堂者聖人之遺教黃帝之正經汜血脈循  
繫引而易合契窮流注之元妙辨穴道之根柢爲醫術權  
衡作經絡津要今則採其精粹去彼煩蕪皆日經有憑手  
智奇考書病源以知主療圖人形貴免參差并集小兒明  
堂繩類於次庶幾長幼盡涉安衢欲俾華夷同歸善域云

灸膏肓肺穴法序曰口自許昌還在狄之難憂勞艱危衝  
冒寒暑避地東下丁未八月抵渭濱感疾瘧既至琴川為  
醫妄治營衛衰耗明年春末尙苦附腫脹腹氣促不能食  
而大便利身重足痿軟而後起得陳了翁家專為灸膏肓  
俞自丁亥至癸巳積三百壯灸之次日卽晉中氣平腫脹  
俱損利止而食進甲午己能肩輿出謁後再報之仍得百  
壯自是疾證浸減以至康甯時親舊間見此殊切灸者數  
人宿疴昔除孫真人謂若能用心方便求得其穴而灸之  
無疾不愈信不虛也因考醫經同異參以諸家之說及所  
親試自量寸以至補養之法分為十篇并繪身指屈伸坐  
立之像圖於逐口口後令覽之者易解而無徒冤之失亦

使真人口穴濟口口仁益廣於天下也建炎二年二月十二日朝奉郎前口口都總管制幹公事賜緋魚袋莊紳記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明永樂印本

明永樂印本

羅天益撰 天益字謙甫藁城人謙甫受業東垣蓋升其堂而入其室者是皆推摭李氏精確之論益以諸家之說而以己意舉括之實爲醫家主要書之卷一至三曰藥誤永鑑卷四至二十曰名方類集卷二十一曰藥類法象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曰醫驗紀述後附補遺一卷遺外感舊寒等證此津逮重刊并增葺者文注闕書目焦氏經籍志傳是後書目俱著錄

太醫羅先生學於東垣李君源流於易水張君其道大行

夫二君之傳久而泯沒也集錄錄次而刻之梓者岸一  
矣矣取日抄成書四帙見示而曰且將板行一序毋客繙  
而繙之日藥譏永鑑者知前車之覆恐後人蹈之也曰名  
方類集者古今之方擇之已精詳而錄之使後人有所據  
依也曰藥類法象者氣味厚薄各有所用證治增損微後  
人信之也曰醫驗紀述者遇如是功用如是藥獲如是效  
使後人慎之也大抵皆仁者之用心抑論之天下之事辨  
之不明固有似是而非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況醫之爲道  
陰陽虛實子狀萬物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合四者而一之  
名曰衛生寶鏡夫鏡之本明其應物也無心乎妍醜而妍  
能辨得是書者誠能習而讀之玩而味之了然於心

而無疑一旦臨用如鑑之虛明物來而應若妍若醜無纖毫之差其用豈不博哉不然未用時置之高閣倉卒間但備檢閱始有辨之不悞似是而非其所失不啻霄壤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殆非先生垂示後人之意也至元辛巳冬至日鄆城硯堅題於卷首

夫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爲難至著書善訓冀後世必然之用者爲尤難新方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利後生諸下里貞先生曰汝將爲爲人之學歟聞道之士平其心愚其不識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載不遺半生勤矣著親灸不少輒真積力久盡傳其私淑

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疢不外乎陰陽變徵我能參兩間  
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爲可爾用是以所得日用之  
間如敵在目中然後審藥爲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心取也  
因集爲一書題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  
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暑以前其疾證  
之宜否也曰犯驗者述其已之治療與彼之深淺見其功  
效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于其爲我序之余間醫  
之爲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雖素秉樞  
等書累千萬言自非以醫爲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君者  
可謂以醫爲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王彥伯醫聲既著  
列三四寵者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

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  
心濟物復能著書垂後冀必然之用其仁心普濟當以彥  
伯同流其誰曰不然故樂爲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清明日  
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汝郡王惲序

天益上東垣先生啟曰切以射不師於后羿豈能成蹕日  
之功匠非習於公輸未易舞連雲之構惟此醫藥之大關  
乎性命之深苦非擇善以從之烏得過人之遠矣茲者復  
遇先生聰明夙賦穎悟生資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論病者  
則以及於國更驗藥物如孫吳之用兵條派病源若神禹  
之行水是以問病而證莫不識投藥而疾靡不瘳有元化  
濟胃之神功得虛扁起人之手段猶且謙以接物莫不忠

於教人□□□□□□□□□□□□□□□□□□□□□□□□□□□□□□  
於詩書長短危時遂苟生於方技然以才非卓犖性質穎  
蒙愚貽口人之識常切求師之志幸接大人之餘論始懃  
童子以有知卽欲啟於弟子之尊親矣先生之教朝思夕  
誦日就月將其柰千里子身一家數口內生涯之逼外  
爲官長之拘不得免焉是以難也今乃薰修薄禮仰讀最  
顏伏望憐鄙夫之間爲之竭焉見互鄉之童與其進也使  
得常常之見得聞味咏之恩若味親精粕之餘是賜獲丘  
山之重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啟

胡廣序

永樂十五年

楊榮序

同上

金幼孜序

附上

蔣用文序

附上

韓夷重刊跋

附上

無名氏補遺序曰羅謙甫先生衛生寶鑑一書分門別類  
悉具備惟治傷寒之法雖紀述一二而不全錄蓋以其  
一門理起幽深未易詳舉况其元機妙旨已備於仲景以  
下醫後名醫書中先生之意欲使可醫者究心尋繹庶得  
其與今猶恐遺方僻壞臨病倉卒醫者欲求全書檢閱豈  
可得乎故粗述仲景諸公治內傷外感經驗方并中暑方  
附刊卷末名曰補遺庶免鹵莽滅裂之輩妄投之劑誤傷  
於人耳若欲究其極致則仲景治外感三百九十七法一

百一十三方東垣治內傷初中末三法及歷代名醫方論  
具有全書誠能刻意推求以施治療而全人生亦仁者之  
用心也茲不能盡述云

活幼心書決證詩賦三卷

元至元刊本

○後學曾世榮編次 世榮字德顯一字育溪衡州人德顯業醫三十年古今醫書讀之殆遍取其平日閱證用藥之已效者著爲方論纂爲詩歌名之曰活幼心書上卷曰決證詩賦凡七絕七十四篇賦一篇中卷曰明本論自胎寒至小兒常安凡四十二論又拾遺八則下卷曰信效方分子卷四曰湯散門曰圓膏門曰丹飲門曰金餅門門各一卷又拾遺十四方古今言幼科者是書其津梁歟文淵

閩書目焦氏經籍志俱著錄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云二卷  
蓋未見是本也

醫家惟小兒科爲尤難蓋自其能言而被病者猶可以問  
而知之而其未能言者不可知不可知也史言扁鵲入咸  
陽爲小兒醫然鵲之書多不傳其言有日望而知之謂之  
神問而知之謂之聖鵲之術固不在於書歟信斯言也惟  
鵲固可也夫醫不可以無書也太倉公乃亦以醫者意耳  
不肯爲書使倉公者常有於世焉雖無書可也如倉公之  
不常有何哉且吾聞學醫者與學儒無異儒者求聖賢之  
心法以有聖賢之書存焉耳醫無其書則軒岐之心法泯  
焉已不尅久矣又河內西學之故醫書之浩衍與舊書相

均殆又過之然板行於天下人得而有之者往往大方脉  
之清爲多彼爲小兒者每以專科自名或私得一方卽祖  
子孫相傳世享其利它人萬金不願授也其肯與天下後  
世公其之哉育溪曾君用儒攻醫得戴劉二家之傳自少  
至老凡活人之幼者枚數不知幾何人在證處方皆超然  
衆醫之表乃以得之師傳者廣粹精彙爲活効心書一編  
旣成不以私其家將以公之天下後世使爲其術者無學  
醫廢人之患凡人之子皆有成人之望焉厚哉育溪之用心  
也人孰無此心哉皆能以育溪之心爲心則善矣雖然  
書本陳言心須活法或徒泥其書而不善用譬之兵家不  
知合變認柱面調琴焉吾未見其可也昔臨安李立之者

以小兒科擅名一時有嬰兒忽病瘡求治之立之令人乘  
高撲之下以一衿盛之兒不覺大驚遂發聲能言問之  
曰此尤擔心也非藥所能療此活法之說也因附著之泰  
宗丁卯閏九月朔中議大夫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  
司事副都元帥和尼赤序

育溪曾德顯儒家者流明小方脉幼幼之心不啻父母仁  
人之用心也余家有稚童子感驚風疾居父母者咸憂  
焉德顯乃不憚恒暑隨招隨至一視之曰毋慮遂用對證  
之藥療之藥未既而效已隨之誠可嘉尙原其平昔用心  
之勤集諸方書之經驗者著以成帙目之曰活幼心書夫  
心者虛靈善應神妙不測主宰一身應酬萬事者也推廣

此心以及人及物使顙連無告者爲同胞廢疴疾痛者爲  
同體乃刻諸梓以廣其傳非爲傳之余亦且傳諸後俾後  
人亦能推此心以及人及物則活幼之心爲無窮也豈曰  
小衲哉天歷己巳八月廿又一日朝散大夫同知衡州路  
總管府事廉公亮引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則當視天地萬物爲一體廢  
疴疾痛舉切吾身仁者事也先儒謂醫家以手足廢病爲  
不仁斯言善在仁字蓋手足廢則氣脈不相通痛癢無所  
覺心之生道息矣烏得仁瓦醫家之於嬰孩語言未足辨  
脈理未足憑必能以心體之然後可以察其廢痛疴疾之所  
所在非志於仁者其能若是乎蒸西曾君德顥儒而爲醫

筠從鄉先生李月山固已得儒學於心稍長從世醫劉氏  
又能得醫學於心傳精讀醫經詳味藥性參前輩之奧議  
伸自己之獨見有求必應不倦于貧集其平時論證與方  
名曰活幼心書將與同志共之夫作書以述其心之所用  
而且克廣其傳亦庶乎仁者之用心矣嘗觀其書則審證  
丸劑信有異乎人者五苓散在諸家正用之解傷寒溫濕  
暑毒霍亂而德顯於蠶風痰搐瘧疹等疾通四時而用之  
前固知衡州府事胡省齋因其子驚風得愈問之曰五苓  
散何以愈斯疾乎德顯曰此劑內用茯苓可以安此心之  
神用澤潤通小便小腸利而心氣通木得桂而桔梗能抑  
肝之氣而風自止所以能療驚風於之他證亦皆有說省

齋深然之此其善用五苓散也小兒驚風搐制醫者視爲一病竟以金石腦麝蜈蠍蠶蟻等劑投之非徒無益反激他證德顯則謂有因驚風而搐者有因氣鬱而搐者驚屬心風屬肝而發於氣者亦有搐陳氏所謂蓄氣而成搐者是也但未著其方余於驚風則隨證施治若氣鬱而搐者則用寬氣飲治之只以枳殼枳實爲主嘗因患搐者倉卒求藥教服銷家枳殼散而搐亦止病者深感之凡又治搐之特見也其他繁證俱能究心用藥之奇盛效之速有未易縷述者寄寓予家將十年二孫藉其調護每識證於微盼制疾於萌芽其用心之溥非特於吾輩爲然蓋其篤志於仁重義輕利亦自讀書中來非可以庸俗例視也讀其

方論因叙數語於篇端識者僅察予言必有知其用心者  
元貞乙未上巳日前太學萬信齋進士吳剛中謹書

吾鄉方山李先生博極羣書操行修潔最達於義利界恨  
媚學之子朝朝從之其誨諸生也不止於詞藝而已必勉  
以正心修身復之有士君子之行德顯曾君從游者之一  
也居無何堪辱之夢寐於是以業儒者而業醫焉昔賢達  
曰醫為良相窮則願為良醫其心均在濟人耳醫豈細事  
者古幼幼之醫尤不易也蓋氣色徵筋骨脆瘠疴疾痛不  
可觸而知他人止於面色指紋之間按摩投劑德顯則切  
脈先之儀證陽而脈陰證陰而脈陽必治脈不治證精思  
詳究探本索原藥餌所施百不失一未嘗以病家之貴賤

貧富而異用其心或過奢太甚之家亦隨力捐貲濟其  
貧弱以故全活者衆德顯非饒於財者能推是心亦賢矣  
哉業醫三十年古今醫書讀之不輟今取其平日閱證用  
藥之已効者著爲方論纂爲詩歌名之曰活濟心書是心  
也恒心也惻隱之心也心誠求之之心也對越天地神明  
而無愧矣且欲鉛槧以爲海內共之用心廣大可敬也夫  
余嘗觀趙德麟侯鑄錄有人得癰疽方甚奇寶而不傳後  
爲虎所食非天譴歟德顯心事若茲天必福之以誘世人  
之善用其心矣德顯銜之蒸西人號育溪名世榮德顯其  
字也丁未中秋邵清遺老七十翁羅宗之巨海甫謹序  
聞之先儒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大哉心

平其萬事之後括乎前乎千百世而上爲天地立心生民  
立命者此心也後乎千百載而下爲往聖繼絕學來者續  
師傳亦此心也是心也以之活潑則有惻隱之眞所謂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者無非自此心中來宋  
翰林侍御史醫戴克臣者徽宗朝名秉道活幼家師也更信當  
有聲朝野心以傳心得其妙者惟丞西高原劉茂先名祀  
國第茂先之心其五世孫字直甫者名思道又深得之其  
所得隨方輒効亦可以見其用心矣然昔賢之學固以心  
而傳而昔賢之心非書又無以衍其傳況自開慶以來其  
有散漫者劉二公之心傳業不復見予生二公之後而無  
默契乎二公之心至嚴師事直甫於燕有年而命心傳領

會多矣但念一宗醫書方論詩訣歲月漫遠卷帙不齊設  
有危難未易檢閱吁得其心者敢不究其心哉明窗晝薰  
短檠夜雨因就其遺書而精加編次繁者刪之缺者補之  
書非可用不敢錄方非已効不敢收脫亡遺漏存十一於  
千百上探三皇前哲之遺意下探克臣茂先之用心實則  
吾心固有之理旁求當代明醫之法亦姑爲活幼一助云  
耳遂名其書曰活幼心書書成客或難予曰醫者意也但  
觀形切脈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何必一切求法書而且以  
心書命之哉予曰不然予非有心於著述而求異於人也  
不過推廣劉氏數傳之貞心以求契夫戴氏之初心耳朱  
文公有言意者心之所發也書之所述豈非心之流行發

見者乎客唯而退於是乎書至元甲午菊節衡陽後學會  
世榮德顯識

理行堂經驗方十五卷

明刊本

薩里彌實撰 前有王都中序從 文瀾閣傳抄本補

錄後有重刊經驗方序缺末頁撰人及刊刻年月俱缺序  
云侍御尚賢曰公按蜀重其神驗出示鄭方伯志道方伯  
利留藩省云云按四川通志天順時有巡按御史田斌景  
秦時有布政使鄭甯當卽序所稱田鄭二公則是本殆天  
順時所刊獻分十五門曰諸風曰心氣扁曰小腸疝氣曰  
積滯曰痰飲曰喘嗽曰美補曰鴻瘡曰頭面口眼耳鼻曰  
髮齒曰咽喉曰雜治曰瘡腫曰婦人曰小兒凡十五門門

一卷 四庫全書著錄五卷蓋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者  
此則原書足本也

曩予誦范文正公良相良醫之言未嘗不歎詠嘉歎何則  
良相輔弼元首治天下興利除害選賢任能使人樂其業  
而吾仁之見諸事者足以澤被四方良醫導和人身療百  
病脫疴起痼幹元色而開壽域使人安其生而吾仁之蘊  
諸心者亦足以波及萬姓蓋出處之轍雖異而吾仁之用  
則同君子不可斯須而忘吾仁則吾仁之在天下亦不可  
勝用矣謙齋先生沙公志文正之所志學文正之所學輕  
車埋輪績文直捐所至擣奸貪之膽拯生民之命由相垣  
而登薇府一以是心民以是厚今爲建昌守也殆將小試

龔黃事爲異日姚宋張木夏相之効豈不著哉然公猶以  
爲未盡乃退而考訂名醫方書常經驗者分門別類爲一  
十五卷贊梓都庠因目其書曰瑞竹堂經驗方以惠斯世  
隱如公之仁可謂至矣予故序諸篇端欲人人之誦此書  
者不惟知公之心良於醫又當知公之志良於相二者皆  
自公仁心一點中出王都中序

重刊經驗方序

卷之三

吳澄序曰人有恒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病治病三年無藥  
可療斯言何謂也謂病之有方不難而方之有驗爲難也  
旴江郡侯歷仕風憲民社愛人一念隨寓而見有仁心有  
仁聞人之被其惠澤者奚啻百千萬而蒞官餘暇猶注意

於醫藥方書之事每思究病之所由起審藥之所宜用或  
王公貴人之家或隱遙高人之手所授異方率和劑三因  
易簡等書之所未載遇有得必謹藏之遇有疾必謹試之  
屢試屢驗積久彌富守吁之日進一二醫流相與訂正題  
曰瑞竹堂經驗方爰錄諸木以博其施一皆愛人之仁所  
寓也既仁之以善政復仁之以善藥孰有能如俟之仁者  
哉噫世之醫方甚繁用之輒效者蓋鮮今之所輯悉已經  
驗則非其他方書所可同也俟名薩德彌實瑞竹堂者往  
時侯竹爲樊竹再生根遂生枝葉人以爲瑞而侯以屬  
其堂云

吳文正公集

瑞竹堂經驗方殘本五卷

元月本

■薩里彌實撰 原十五卷今存卷四至卷八五卷

雜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十卷

元刊本

■文江孫尤賢編纂

醫方集成一書四方尚之久矣蓋所謂濟生拔粹宣明論  
瑞竹堂張子和徐同知計方尤爲切要所不可遺木堂今  
得名醫選取奇方增入孫氏方中俾得通貫名曰醫方大  
成重新繕梓以廣其傳合衆流而歸一源使覽者便之不  
必求之他書可也問醫之士幸共鑒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三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新儀象法要三卷

點寫宋刊本

蘇頌撰 末有乾道壬辰九月九日吳興施元之刻本  
於三衙坐嘯齋兩行

銅壺漏箭制度一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售抄本點寫

紹興初韓仲通守明州造蓮花刻漏箭  
判許堯昌爲撰記銘淳祐時郡守顏頤仲刻之文淵閣書

目錄

夫更漏箭壺高三尺徑一尺重四鈞其內別爲銅浮蓮

以泛箭闊七寸高三寸重三十兩壺面盤徑一尺三寸八斤捧箭仙人重八斤床二十五兩前雀右虎各二斤二斤二兩後龜一斤七兩皆銅爲之仙人

坐盤中環以四手捧小盤箭穿其中隨水之積以生時刻箭長三尺六寸徑四分面各爲二十五刻晝夜四易而百刻同每時出盤心卽朱雀吐朱繫下銅盤以警守者盤連葦重四十三兩壺之前有益深一尺徑二尺五寸重二百斤以贮乾坤艮巽四時易箭之退水壺下有臺高七寸面徑一尺三寸重三鈞以承葦使葦首吐水而登於盆箭攏二十五枝每氣用上下二箭二至各用一箭而始終之總太史四十八箭之法也蓋負荷承下斛渴鳥之水

注壺中渴烏長一尺八寸木竅容一巾芥子斛方一尺五寸深一尺二寸重七鈞傍臨胥一寸作螭首爲減水之穴承以小斗斗長廣皆一尺重一百斤使斛水常平而均渴烏之水勢下斛之上木爲蓋又植一銅荷承上櫃渴烏之水烏竅稍大而長加二寸櫃長二尺深廣如下斛重二百八十斤櫃斛斗盆座皆治鐵爲之櫃斛之下爲暗爐置火以休漏布幕櫃上以瀝水新舊相半否則小差遲速

龍眠李伯詩序

今四方無遠近知有四明刻漏者以王金陵之銘也

南渡船于兵火遺跡餘墨無所于考惟蓮花漏者紹興末郡侯韓公仲通之新製也壺表具存銘識如故而挈壺

無職則器之垢弊水之塵腐箭之遲速甯無毫釐分寸之  
差是舉一州之耳目視聽于一日四時之間昔爲守者誤  
之也余懼焉一日取籌箭試加測驗則昏明之候不啻差  
一中朔于是洗滌其器易小之中而一新之池壺不移而  
晨昏以正大小典居之節風雨晦明之候俾皆于是取則  
而無爽焉仍擇其稍通於歷者謹視以時使有常職庶乎  
亦足以盡吾之心爾又慮承襲之久易至舛戾乃取李龍  
眠刻漏之製併王之銘韓之刻並鋟于柱後之知爲政者  
當於此有考云治祐丁未授衣節日郡守龍溪顏頤仲書  
於進思堂

孫逢古撰 文淵閣書目著錄

昔韋壺氏之制壺漏也有四其一曰天池其二曰平水三  
日受水四日減水規模宏大惟可施之官府若夫燕居則  
煩矣近時雖有異製多是不準蓋推測不得其法故也只  
知百刻平分殊不究水之昇降方其滿則速淺則遲差舛  
由此逢吉以心法創茲小壺因水之淺滿昇降推測上契  
天運昏曉相符實參日景夜應中星晷無頃刻之差尤且  
水之去來不露內可施之堂奧外可帶之舟車至於夙夜  
在公優游燕處皆可置之坐隅備知時刻之正最便宜士  
大夫出入起居之用豈云小補哉箭分兩面白卯至酉爲  
晝白酉至卯爲夜下卯酉之餘刻以備晝夜長短之候裝

水之法遇早以瀘水篩搭於壺口以新水和舊水瀘入壺中但取接此時刻畫際晚亦如之或遇日出更以景輪圭格印證其端的無分毫爽器不洗瀘則埃塈不除水不篩瀘則塵垢成積或有滯瀘當以猪髮透之此荆公明州刻銘漏所謂匪器則笑人存此舉者也凡晝夜百刻節序短長日出爲晝日入爲夜發更皆在日入二刻半後攢點皆在日出二刻半前分界定數二十有五箭加冬至後自第一箭順數用之夏至後自二十五箭逆數用之鶡依日歷參照節候今序分晝夜更點昏曉之度圖述於後惟此小壺準的隨水校定功在一竅蕪孔竅微細僅通絲髮惟要澄瀘水清略無塵滓不滯水道爲佳上壺水滿則疾流注

加線水至牛壠漸遲將滴至下水淺其滴尤慢蓋水有重  
輕沾有逕疾不可視之常流或有垢滯只可用猪髮穿透  
一切不可用竹木與鍼動及竅眼幾畧有分毫侵損便成廢  
器切宜慎之如遇收拾須管拭抹乾淨常以猪髮穿透庶  
無塞塞之弊也事宜畢備用贊古嚴華齋孫達古叙

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歷一卷

抄本

立期執禮等算造具注頒行 前列是歲節氣時刻每月

每日下具注吉星凶星宜某事及人神在某處等類與今

時憲書大器相同至所謂辟卦

大壯乾遯否觀利坤復

公卦

解革小畜

䷗中孚升侯卦

震艮

大有鼎蠱

履泰

剝蠱

井

巽

離

蒙大夫妻卦

巽艮

未濟屯

賁

離

大壯

井

蠱

䷗革姤蠱蠱謙則漢焦延壽分卦值日之法

也

太史局先準中書省劄子奉聖旨二十四氣氣應時令印  
鑄具單狀共歷日前連粘頒賜施行今據換授保章正充  
同知算造譚玉等依會天應推算到丙辰歲氣節加時辰  
刻頒賜具如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應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  
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厯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  
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  
元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秘書省檢閱林  
光世同閣堯玉等推算畧見於宋史律歷志既而寶祐改  
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靖被命作序原授時之興歲

頃歷於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既更無復存焉者  
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歷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爲崑  
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余假之編修道積錄其副按南渡  
以後自純元至會天歷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閏其法試  
縣丙辰一歲推之歷家可付測而得其故已歲在屠維赤  
奮若夏四月朔秀水朱葵尊跋

天文會元占二十卷

舊抄本

原書卷數無考今存三垣及畢觜參井  
尾箕斗牛須女虛危鬼柳星張翼十六宿共二十卷是書  
諸家書目無著錄者惟天一閣書目有天文會元十二冊  
未知卽此書否中引景祐新書乾象通鑑增廣天文考異

藏書志卷二十三

五

宋天文書惟乾象通鑑尚有傳本餘俱久佚藉此得考見  
大略疑是宋元人舊帙宜珍秘之

數書九章十八卷

集部本

脈望館藏書

圖魯郡秦九韶撰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  
出者此則原本也

周教六藝數實成之學士大夫所從來尚矣其用本太虛  
生一面周流無窮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  
世務類萬物詎容以淺近窺哉若昔推策以迎日定律而  
知氣辟矩濬川土圭度晷天地之大固焉而不能外况其  
間總總者乎爰自河圖洛書闡發秘八卦九疇等綜精微  
極而至於大衍皇極之用而人事之變無不該鬼神之情

莫能隱矣聖人神之言而遺其粗常人昧之由而莫之覺  
要其歸則數與道非二木也漢去古未遠有張蒼許商乘  
馬延年耿壽昌鄭元張衡劉洪之倫或明天道而法傳於  
後或計功策而效驗於時後世學者自高鄙不之講此學  
殆絕惟治曆疇人能爲乘除而弗通於開方衍變若官府  
會事則府史一一系之算家位置素所不識上之人亦委  
而聽焉持算者惟若人則鄙之也宜矣嗚呼樂有制氏僅  
記鏗鏘而謂與天地同和者止於是可乎今數術之書尙  
三十餘家天象歷度謂之綴術太乙壬甲謂之三式皆曰  
內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載卽周官九數繫於方圓者爲重  
術皆日外推對內而言外也其用相通不可岐二獨大衍

法不載九章未有能推之者歷家演法頗用之以爲方程  
者誤也且天下之事多矣古之人先事而計計定而行仰  
觀侍察人謀鬼謀無所不用其謙是以不愆於成載籍章  
草可覆也後世興事造始鮮能考度漫漫乎天犯人事之  
設設矣可不求其故哉九韶愚陋不閑於藝然早歲侍親  
中都因得訪習于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際時敵患  
厯歲遙寒不自意全於矢石間嘗險羅憂荏苒十禮心槁  
氣落信知夫物莫不有數也乃肆意其間旁諫方能探索  
杳渺粗若有得焉所謂通神明順性命固膚未敢見若其  
小者竊嘗設爲問答以擬於川積多而惜其弃因取八十  
一題釐爲九類立術具草間以闡發之恐或可備博學多

識君子之餘觀曲藝可遂也願進之於道傳曰藝成而下  
是惟疇人府史流也烏足盡天下之用亦無嘗焉時淳祐  
七年九月魯郡泰九韶叙且系之日

昆崙旁礴道本虛一聖有大衍微寓于易奇餘取策舉數  
皆捐衍而究之探隱知原數術之傳以實爲體其書九章  
惟茲弗紀尼家雖用用而不知小試經世姑推所爲道大  
衍第一

七精廻穹人事之紀追縱而求宵星晝晷久則疎性智  
能革不尋天道模製何益三農務稽厥施自天以滋以生  
雨膏雪零司牧閭焉尺寸驗之積以器移憂喜皆非述天

時第二

魁隗粒民甄度四海蒼姪井之仁政攸在代遠庶蕃墾畝  
日廣步度庀賦版圖是掌方圓異狀袤竚殊形衷衡精微  
孰究厥真差之毫釐謬乃千百公私共弊盍謹其籍述川  
城第三

莫高匪山莫濬匪川神禹奠之積矩攸傳智創巧述重差  
夕桀求之既詳揆之罔越崇深廣遠度則靡容形格勢禁  
冠墨仇墉欲知其數先望以表因差施衙坐悉徵渺述測  
望第四

邦國之賦以待百事核田經入取之有度未免力役先商  
厥功以衰以率勞逸乃同漢猶近古稅租以算調均錢穀  
祠畜之扞惟仁隱民猶已溺饑賦役不均甯得勿思逃賦

役第五

物等數賦式時府庾粒粟寸絲褐夫紅女商征邊罹後世  
多端吏緣爲欺上下俱憚我聞理財如智治水澄源濬流  
維其深矣彼昧弗察慘急焰刑去理益遠吁嗟不仁述錢  
穀第六

斯城斯池乃棟乃宇宅生寄命以保以聚鳩功難制竹箇  
木章匪究匪度財盡力傷圖築而裁如子西素匠計靈臺  
俾漢文懼惟武圖功惟儉昭德有國有家茲焉取則道營  
建第七

天生五材兵去未可不教而戰維上之過堂堂之陣猶鶴  
爲行營應規矩其將莫當師中之吉惟智仁勇夜算軍書

藏書志卷二十三

先計攸重我聞在昔輕則寡謀殄民以幸亦孔之憂述軍  
旅第八

日中而市萬民所資賈貿堵鬻利析鑄銖歸財役貧封君  
低首逐末兼并菲國之厚述市易第九

趙氏手跋曰數書九章十八卷宋淳祐間魯郡秦九韶撰  
會稽王應達董父借閱抄本而錄也予轉假錄之原無目  
錄予爲增入皆萬歷四十五年新正五日清常道人趙瑞  
美記

術數類

太元經十卷

明嘉靖刻本

漢陽雜撰晉范望叔明解贊前有吳陸續述元一篇後

有說元五篇題唐宰相王涯廣津纂案郡齋讀書志曰說元一卷唐王涯廣津撰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採法三占法四辨首五直齋書錄解題同蓋完書也又釋文一卷注云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續互相增损傳行于世非後人之作也直齋書錄解題引之蓋自宋已不知作者矣

郝染重刊版

嘉靖甲申

太元集注十卷

抄本

司馬溫公注 前有讀元一篇後四卷則襄陵許翰所注也仿韓康伯注繫辭例合溫公書爲十卷末附明徐禎卿等識語

張敦實之言曰子雲作太元以明易溫公作潛虛以明元

則溫公之於子雲有深契焉能知元者非溫公孰集其大成哉近時太元傳本祇有晉范望解余家舊藏惠半農評閱本深識晉人不識字注解多譌半農頗有駁正之處今觀集注已有先半農而言之者不誠勝于范注乎至是書原本已屬鈔本而此又從鈔本鈔出魚豕之疑知所不免若卷首讀元一篇已取傳家集中所載者補其脫正其訛如葺繕之正面爲萬物此卽宿疑頓破之一古書難讀于此蓋信云堯圃昔丕烈識

穠齋讀書志曰溫公太元經十卷右皇朝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續釋文晉范望贊唐王涯注經及首測宋維幹通注陳漸演元吳祿音義七家爲此書自慶歷至

元豐凡三十年始成其直云宋者衷也小宋者維幹也維幹漸秘告國朝人

直齋書錄解題曰大元集注六卷司馬光撰自宋衷而下四家之外有直駁文館宋惟幹注天水尉陳漸演元司封郎吳龍音義通前此七家集取其說斷以己意

又曰元解四卷元應一卷右丞袁陵許翰崧老撰所解十  
一著溫公注爲十卷倣韓康伯注繫辭合王弼爲全書  
之例也大抵元首加彖贊加爻案原本彖贊加三字今據文獻通考補入測  
加象文加文言擺瑩說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衝如序卦錯  
如雜卦之類具於易也規規然擬之勤矣太元歷者亦翰  
所傳云溫公可錄不著何人作

右數學

唐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

抄本

程鑑悉達奉勅撰

張一熙跋

萬曆丁巳

蕭子五行志五卷

抄本

從陳子言藏舊抄本傳錄

閩漢陽夏撰 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著錄言天文占

鑿事讀書敏求記曰蕭子不知何時人殆未之詳考歟

右占候

大易旁通天元賦八卷提綱一卷

元刊本

程鑑悉達

蓋占課之書也

余讀書之暇蓋嘗覃思乎鴻濛未分之前混沌既判之後

天地奠位日月代明四時行而百物生五穀熟而民人育  
皆日月之運也蓋日月麗乎天而隱乎天寒暑之所以相  
催晦明之所以迭用者莫不由此雖文字未生卦爻未費  
日往月來而易固已行乎天地之間矣故曰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詎不信乎是易也自伏羲既畫而爻象著文王周  
孔贊而理義明陰陽奇偶可揲而見吉凶悔吝可玩而推  
前乎千萬世之帝王弗能違也後乎千萬世之蓍龜弗能  
外也豈連山歸藏可得而並列哉世道日降風俗日漓無  
復聖人者出而易之道隱矣逮秦及漢傳其書者不過句  
讀而誦之訓詁以通之雖各自名家皆有義說歷魏迨晉  
其書散亡惟王弼鄭元得之於費氏者其傳至今未泯也

他若楊子雲之太元邵堯夫之皇極司馬公之潛虛蔡仲  
默之皇極內篇亦皆著書立言以垂不朽然皆不附於易  
而邵子度越矣子雲書成當時以爲將以覆醫誠雄曰使  
後世復有子雲則必好之矣然迄今未有好者豈後果無  
子雲耶堯夫書成手自槭題曰呈正堯夫豈當時果無可  
與其觀者下豈當時隱者不欲著名氏猶曰無是公烏有  
先生云爾烏有先生無是公云爾安得起若人與之論陰  
陽之消長日月之盈虧剝復之相經否泰之反類以繼漁  
樵問答姑序其賦以致余之意云建陽鶴山叟蔣易師文

右占課  
父序

新編四家注解經進珞琭子消息賦六卷

抄本  
朱丹水傳錄  
從子謙在藏

保義郎監內香藥庫門臣王廷光宜春李全嘉禾釋鑑

瑩東海徐子平注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

出者此則原本也

王廷光進書序

宣和五年

人倫大統賦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金張行簡撰

薛延年注

夫閱人之道氣色難辨骨法易明骨法者四體之幹有形  
象列部分一成而不可變欲識貴賤貧富賢愚觀天章章  
可驗矣主于氣色通於五臟之分心爲身之君志爲氣之  
帥心志有動氣必從氣從則神知神知則色見如蜂排沐

蠶吐絲隱現無常欲別旺相定休咎於氣色則見矣非者  
於是者不能若精是術必究是書是書蔓延於世甚夥苟  
不抉擇而欲遍覽猶入海算沙成功幾日善乎金尚書張  
行簡人倫大統賦與芟諸家之冗繁撮百世之機要提綱  
挈領不三二千言要括相術殆盡條目疏暢而有節文辭  
華麗而中理其心亦勤矣是以初入其門者未免鑽仰之  
勞僕觸僭竊之非以數閒管見附註音釋其下仍括諸家  
之善以解之日之日音注集解庶使學者有所依據然而  
知面部分莫知適從亦徒勞耳而圖世傳者多指龜爲龍  
近獲邵陽等李廷玉所圖面部凡六其部分行運氣色骨  
法紋痣至真且悉其義愈明而意愈彰可謂發蹟指示之

標的也故弁諸賦首庶學者披圖按賦相爲表裏決人吉凶如示諸掌可謂胸中天眼不枯矣豈無補哉雖然獲免魚必由筌蹄能樂<sub>五教切</sub>學必興其藝有心於是而欲齊唐舉之肩接許負之踵諒亦不能不自此始爾皇慶二年著

龍癸丑歸陽日秋潭薛延年壽之序

右命書相書

三歷振要一卷

新寫本未刊本

按月具載嫁娶求婚上官出行等吉日

所引萬通歷會要歷百忌歷具注歷萬年歷集聖歷振要  
歷集正歷廣聖歷及壇經彈冠必用等書今惟集聖歷宋  
楊  
可載晁志百忌歷唐呂才撰彈冠必用宋周  
楊  
可載晁志百忌歷唐呂才撰彈冠必用謂撰載陳錄餘俱無考

是亦選擇家之祕籍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三才撮要一卷無名氏又一本名擇日  
撮要無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真翁云其尊人尚書公應  
龍所輯不欲著名

右陰陽五行

參目稿藏書志卷二十三終

芝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四

子部

藝術類

廣川畫跋六卷

舊抄本

董道撰 琴六夫子據楊升菴刊本校補闕文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費跋五卷陳直齋

下

道撰

今所錄之

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

下

於作相德

作浙不可枚舉自一

陽節日

下

午日輟卷華亭孫道明

明叔謹識年六十

下

至

正乙巳十一月二十三日書于西北村居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廣川畫跋一書世鮮傳本愛日廬中  
藏有舊抄本是從元人孫道明本錄出者余曾借抄一帙

惜卷中多空格而末卷後四葉歲久紙敝每行末有脫去三四字者及傳寫訛繆間有不可讀處惜無別本可校今秋月霄又得明嘉靖間升菴楊氏刊本屬余校勘前有劉大謨序後有升菴自叙第楊本訛繆亦多中脫文有連失一二篇者及此文錯入他文之尾者二處惟六卷中脫字尙全而舊抄亦有脫去全行者四五處皆據以補完亦快事也至兩本字句異同處頗多而得失亦互見並錄之以俟善讀者之自擇焉黃廷鑑校訛識

書苑菁華二十卷

舊抄本

錢塘陳思纂次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掌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名書于策

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必先識字不識字則無以  
名物雖張顚草聖阿買入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  
陳思乃能集漢魏以後論書者爲一編曰書苑菁華豈不  
可尙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闕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  
者又於此遡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名之  
意則讀書爲文也其庶乎鶴山翁題

右書畫

漢官儀三卷

抄本

劉敞撰

凡此書皆漢儀也故始爲戲者先置盆入金以象口錢非  
劉氏不得王爲宗正及尙公主以象一姓漢自董仲舒言

凡者皆曰士德之運其數五五五二十五極矣故率二十五擲乃一終局

吾幼年時集西漢士大夫遷官故事爲博戲仲原父爲之序醫遂流行及後四十五六年予年六十爲亳州守得舊書閱之惜其少年讀書未能精熟未盡善也因復增損之然後該備吾年前後相望如此之久而嘻戲不異前時世言老人與小兒同豈謂是邪又佛說形有衰壞而識未嘗改於此効矣漢之仕宦異於今居官者輒累歲不數數遷徙故亦變改戲采令其相似又皆爲諸采定名令其雅而不俗可喜云

郡齋讀書志曰漢官儀采選一卷右皇朝劉敞撰刪取西

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顯陟可戲笑者雜編之以爲博奕之一物

右雜伎

譜錄類

文房四譜五卷

抄本

宋武功蘇易簡太簡輯 卷一列仙傳條下脫四十二條  
卷二毛穎傳下脫魏博公選筆銘卷三張彭祖條下脫九  
條其餘闕文譜字約有二百八十餘處 琴六夫子從何  
君夢華假崔夢山房振綺堂兩抄本校補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充格上下窮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  
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旣成

身既秦猶復孜孜于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於  
袁伯業今復見折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  
官天子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翹翔青雲綵衣朱  
綬光暉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榮  
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  
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  
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  
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  
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于稗官道途

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

亦幾於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  
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  
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微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  
也嘗慨茶經竹譜尙言始未成一家之說况世爲儒者焉  
能無述哉因閱書祕府遂檢尋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  
載者集成此譜聞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  
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脣膽之志復書于卷末云時  
皇宋龍集丙戌雍熙紀號之三載九月日翰林學士蘇易  
簡書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時出  
其家藏抄本屬校訛誤殆不可讀譬勘再三粗成句讀而

中如文尚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二首不見于他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己卯冬晤錢塘夢華何若云近得崔夢山房舊抄完本從之借校今春夢華携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叙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計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特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勘對疑似之本相去又何如也拙經老人黃廷鑑識

名家類

古迂陳氏家塾尹文子二卷宋刊本

周人尹文子著 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尹文子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是本分上下二卷猶是原書舊第可貴也

魏山陽仲長氏序

黃初末

殘闕

莊家類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大德刊本

項氏萬卷堂藏書

元武司馬臣班固集 前有無名氏跋案是書爲無  
錫州守劉公平父銛梓或卽平父所識歟目錄後又有題  
辭云敬以家藏監本刊行是則平父所識無疑跋中論不  
敢改迎子劉一事云班固漢人去古未遠必有所祖假借

通用未可盡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議班固之述作云云謬誤是言亦可見其篤信好古謹慎不苟矣漢時尚書立學官者凡四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氏曰小夏侯氏曰古文尚書古文尚書東漢末立學官此選高才生講習師承各守訓解多致至字句之異同見於釋文諸書者蓋雖枚舉安知四家中不有作迎子劉者古書散亡百不存一敢據今日所見之本爲定耶明遼陽傅籍本改迎子劉爲迎子釗並刪去此跋以後吳琯程榮何允中胡文煥鍾惺諸本俱襲其謬沿誤至今不特無一人糾正且有以不改劉字爲過於拘泥者于此蓋嘆平父之卓識爲不可及也

張楷序 大德九年

嚴皮序

大德乙巳

無名氏跋

劉平父跋

獨斷二卷

明洪武刻本

葉石君叢書

灑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撰

呂宗孟刊板跋

清康熙刻本

劉遜重刊序

明洪武刻本

近事會元五卷

舊抄本

因贊皇李上交撰

儒家者流誠資博洽天下之事散有木原苟道聽之未詳  
則實圖而奚解實繁廣記以避無稽嘗謂經籍之淵頗易

採討耳目之接或難周知上交以退寓鍾陵靜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盡周人顯德之前頗細考之所因庶間談之引據如日小足不講惜則包羞聊此篇聊無謂遺脫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爾時丙申嘉祐改元長至日也

太歲乙酉避亂於洋蕩之村居是年閏六月憂悶無聊遂手書此二十日而畢是書是秦季公所藏余從孫岷自借抄之七月初六日屏守老人記

芥隱筆記一卷

舊抄本

纂頤正撰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難古人固有耽玩典籍涉

猶書記窮年皓首食多務得者矣然屢常蹈故誦書綴文  
起耳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  
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  
門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无所不讀河圖洛書山鑑家  
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家无所不記至於討  
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  
推原是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於一時  
之誦覽者隨而錄之一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換  
大號令則武夫感泣癃老扶觀當塗燕許輩乘太史筆橐  
貶是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直之風回視筆記特翰墨之  
游戲耳嘉泰改元孟冬既望汝入劉董敬用箋木于東甯

郡庠庶侈其傳

民獻竭來分教玉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闕疑无復訂正  
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隻字音辨義明迺知  
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闡之以不艾後學公之學問殆  
不止是魯來者冠一班云苕溪雍民獻謹書

蘆浦筆記十卷

舊抄本

題跋

自序

嘉定癸酉

觀石林燕譜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博洽矣  
而懷玉汪先生每卓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昌詩讀不  
多記子墨以自試好事者間欲得之而筆札或不給後二

年乙亥秋輶清俸錢梓于六峰縣齋非敢以傳世也亦願

聞其謨焉爾重陽日書

謝兆申跋

萬曆三十九年

古今考三十八卷

明正德刊本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同萬里續

鶴山先生自序曰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爲據其所憶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

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日無所往其來報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爲秦漢以後規模貢詒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言則復遠寢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考矣姑附漢紀隨文辨證作古今考

右鶴山先生初藁所撰先生次子故大府卿浙西安撫使知臨安府靜齋先生家藏回客門下自淳祐十二年壬子於知吉州時入書室咸淳丁卯國子正遭諭寄家於先生

之鶴山書院秋九月偕親筆繹觀述錄諸此所謂古今考  
者僅成二十則而未竟所以今大全集不載謹錄二十則  
者於後以見夫前輩讀書用功有如此者而亦以見夫此  
書之不成遂使後學無據考知古今異同之變爲可惜也  
靜齋謂鶴山之意以漢最近古用班固書帝紀隨句解釋  
則知古制之所以變者在於周末及秦而古制之所以不  
復者在乎漢之因秦之陋善學者從是而推之亦可考  
其遺意云紫陽方回書

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監官州帳職時知州方公存心乃  
虛谷先生家子也間嘗論易蓋以先君深嗜易學者也每  
以魏文靖公十七家易集義爲言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

而繇象父象之辭盡父位虛之別至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缺焉文靖公仲子靜齋先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要義同刊於紫陽書院墨本則藏於虛谷家南於侍旁猶及見之今亦已矣又以漢高之時去古未遠可復三代之舊惜乎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遂使古利益不可致故卽遷史本紀所載論其得失考禮樂制度名數作古今考及著皇極經世書考書成而皆未脫藁其未備者則虛谷先生續之知州悉出三藁以示先君與曰當宋之季真魏之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之本根九經要義乃典故之淵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得觀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實真切之學也豈習

於簡陋者可窺測哉遂親校讎其故藁俾能書者賸寫二  
本擇楷正者歸於知州閩尋諸倅以次本藏於家後十年  
知州來與則知其所載者皆燬於火又十年先君亦奄棄  
二書卒未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留經世書考亦失之  
僅有存者古今考耳竊嘗考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建甯  
浦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江人天下謂之真魏  
同生淳熙五年戊戌同登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  
朝文靖公以權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囚繫閒  
僻日從經史精研極討卧五溪窮虛踰七年類聚成編遂  
傳於時然不如是則後世焉得是書而讀之耶噫聖如孔  
子天不使之居周公位大儒加濂洛諸賢天亦不使之得

行道於一時而使之立言於萬世其有以哉南晚生學疎  
材下而力有所不逮未能卒成先君之志姑以古今考與  
世同志者抄寫數十本以廣其傳云至正二十年庚子十  
一月甲寅後學周南拜手謹書於卷末

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泰定二年

■  
淺僕王應麟伯厚撰 卷末有孫厚孫甯孫校正慶元  
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二條

牟應龍序

至治二年

袁桷序

泰定二年

自序

陸晉之序

泰定二年

右雜考

論衡三十卷元刊明修本

王充撰 目錄後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國子監  
補刊完本記卷一 罪害姪成丘山汚爲江河下一頁通津  
草堂以下諸本俱闕

王充氏論衡崇文總目三十卷世所傳本或爲二十七卷  
史館本與崇文總目同諸本繕寫互有同異宋慶歷中進  
士楊文昌所定者號稱完善番陽洪公重刻於會稽蓬萊  
閣下歲月既久文字漫滅不可復讀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紹興路總管宋公文  
贊爲之補刻而其本復完交生會稽而受業太學閩晉市

肆遂通衆流其爲學博矣閉門絕慶弔著論衡八十一篇  
凡二十餘萬言其用功勤矣書成蔡邕得之祕之懷中以  
爲談助王朗得之及來許下人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爲異  
書遂大行於世傳之至今蓋其爲學博其用功勤其著述  
誠有出於衆人之表者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  
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  
能名也古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簡編使天下之人皆知  
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經爲萬世之準  
則者此也先王之澤熄家自爲學人自爲書紫朱雜爛瓦  
玉襍採繫經專門猶失其實諸子尺牘人人或誣論說紛  
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於是作論衡之書以爲衡者論

之平也其爲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見者  
曉然知然否之分論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於衆人之  
衷者乎然觀其爲書其釋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正而  
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辨訛謬也或疑或決或信其所  
聞而任其所見尚有不得其實者况乎天人之際性命  
之理微妙而難知者乎故其爲書可以謂之異書而不可以  
爲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而實無以自成其才  
終則以爲談助而已充之爲書或得或失不得不而不論也  
雖然自漢以來操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  
得論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爲世之所  
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所傳見於是著者多

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之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爲之校正而補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勿廣者可謂遠絕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性書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氏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仰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閭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爲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

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泊嗜  
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  
甯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  
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始千載  
掇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妙而同諸子吾鄉  
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櫝爲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  
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蹟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  
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  
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  
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秉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

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  
討尋衆本雖畧經修改尙互有闕遺意其膳錄者誤有推  
移棧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僂迷傳行必  
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  
証沿造本源譯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  
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川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凡一  
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顯經羅而軌道  
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迺類雄辯宏博豈  
止爲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  
士能無祕玩乎卽摹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已  
功不敢同王榮之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

蓋也時聖宋慶歷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

序

新刊王充論衡殘本十卷

元至元刊本

闕王充撰 是本合兩卷爲一卷凡十五卷闕六至十五  
卷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塙成丘山汚爲江河下一  
頁不闕

楊文昌序

韓性序

右王充論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帳中異書漢儒之所  
爭覩轉寫既久舛錯滋甚殆有不可讀者以數本俾寮屬  
參校猶未能盡善也刻之木棟諸蓬萊閣庸兒避堂舍蓋

之意乾道丁亥五月十八日會稽太守番陽洪适景伯書  
至元六年貞月重鈔于白雲方丈

封氏見聞記十卷

舊抄本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撰

文昌雜錄六卷

述古堂抄本

宋龐元英撰 每頁格闌外有虞山錢道玉述古堂藏書

一條

自跋

術傳跋

却歸編三卷先君子手抄本

宋徐度撰

予閒居吳興卞山之陽日呂家步地僻且陋旁無士子之  
廬杜門終日莫與晤言間思平日聞見可紀者輒書之未  
幾盈編不忍弃去則離爲三卷時方杜門却掃因題曰却  
埽縞雖不足繼前人之述作補史氏之闕遺聊以備遺忘  
示兒童焉睢陽徐度

紹興吏部侍郎徐仲立父以宰相子自力學問踐世科登  
法從而不能苟合於時故得以家食之日讀書山中多所  
論著國紀一書其子嘗上送官今在中祕凡中原之文獻  
亦旣足證矣是編特隨筆所紀然其大者可備太史公之  
纂述下至譏笑之餘尙皆足傳於世嘗聞習於徐氏之門  
者言其襟韻蕭散論議英發有晉宋簡遠之趣而考訂根

據辨析精敏不竟不止迺若收拊晚輩以前言往行窮  
日夜無倦色有以知其天姿之過人也因遂與論世考古  
者其之時嘉泰壬戌立秋日金華邵康書於桂水郡齋

寓簡十卷

舊抄本

宋寓山沈作詰明還纂板心有小草齋鈔本五字卷首  
有晉陵謝氏家藏圖記蓋明謝肇淵抄本也

自序

密齋筆記五卷續筆記一卷

文淵閣舊抄本

宋謝采伯撰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責爲贊貳一日  
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

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游寶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  
燭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是豈淺鮮者所能列哉其  
殆貫穿百家馳騁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  
作吏此事遂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者畫高蹈蕪引居恬未  
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數歷中外膚更蹇節  
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墳索抽毫瀆墨述所得以  
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密齋有  
焉陸賈當功成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車騎負寶劍遨遊  
諸子間釀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來新語殆如夢事向  
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隔迺  
肆意於名山大川之觀曩時韋編不得過眼矣王逸少蘭

亭一亭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平所爲盡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追甚謂宜屏却簡編燕酣登曠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知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詒謀得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鼓梓郡齋輒爲題其後鼓院名奕楸客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游通直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謹書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稱有間見豈應以鵠弁泯沒遂

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媿古作要之無征特於聖人不尚愈於裨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鉛梓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外誤未暇考訂弃牘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迺是正鱗魚其間至有脫筒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樹曰汝日所爲吾從旁覩之行又往娶女矣蓋大卿兄守婺故也嗚呼先公沒六年而精爽炯然托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頃在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

惟戰戰兢兢是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復記此時寶祐丙辰孟秋中浣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樹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辭蟬捨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客齊先生年六十有三卽彊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文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毛髮竦聳非曾次千古筆力萬鈞驟克爾歎其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錄之梓方動念間忽夢客齊如平生是知

公於斯文雖神遊天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  
畏哉漢韋賢父子以明經爲宰相時爲之語曰遺子黃金  
滿籝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予孫而使君又  
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  
也寶祐丙辰季夏朔日通直郎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營田事於公策識

吹劍錄

一卷 夏氏益虞手抄本

秦百齡著

題括著俞文豹撰 板心有元覽中區四字

自序 淳祐三年

秦氏手跋曰己丑秋予嘗手錄此冊夏君虞遞借觀竟失  
去虞逸雅不自安復從周見心原本錄此見寄庚寅正月

下潛川再識

孫氏手跋曰吹劍錄前後二集酉巖秦公藏書也前集夏  
蓋虞先輩所書後集爲秦公手筆乃手抄甚富而筆法流  
潤莫過於是是蓋老年筆也寶之寶之岷自孫江記

困學齋雜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鮮于樞撰

敬齋先生古今鉅殘本十一卷

舊抄本

■敬齋李治撰 原四十卷今存卷一至十一凡四百七十餘條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書  
殘本也後有萬曆庚子春三月之吉武林書室蔣德盛梓

行兩行

玉堂嘉話八卷

淡生堂抄本

汲郡王惲著 文瀾閣傳抄本卷八頗有闕文是本較爲完善舊曾抄之可貴以此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自序至元戊子

右雜說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四終